



新火周報

第十五期要目

出版法與言論自由

幾句沒有意思的話

利那主義的人生觀

我們的「古板」的南開

礦科學生不應有免讀國文之特權

史外鱗爪

一個昏昏的晚上

自行車旅京記

校聞

附錄

敘蕭
王水「女士」

小倩

李樹

錢頤

良巖

良鑑

天津南開大學學生會出版股編輯
中華民國十四年四月廿四日出版

▲出版股啟事一

逕啓者敝股本期原擬出週刊季刊二種惟季刊爲討論學術之文字倉卒之間難於完美而本期距放假又僅二月故敝股已經議決本期季刊暫停出版而改出一週年紀念專號範圍廣博詳細內容不日宣佈尙祈諸師長同學多賜宏篇著論俾臻完美是爲至荷

▲出版股啟事二

國恥紀念轉瞬卽屆敝股擬隨第十七期週刊出一增刊以矢勿萱諸師長同學對於國恥各項文字不論言論文藝紀事雜感乞於五月一日以前逕行賜下俾使刊入幸甚幸甚

言 論

出版法與言論自由

敘 肅

言論自由爲人類進化的基礎，尤爲民主國家的原素。因爲人類對於當代的文化有所不滿，而提出討論，由討論方能達於改進。故欲改進，必對於當代的文化有所懷疑而加以絕對的自由討論。此淺而易見的道理。若民主國家，以民爲主體。民依言論自由而導國政於正軌。倘言論無自由，則民意無從表現，而國政易爲少數人所壟斷。此貴族專權的政治不是民主了。故世界先進各國和民主國家的人民，至少亦有相對的言論自由。從沒有過苛的限制。如英雖非民主國家，而自一六九四年以後，即已廢止以前的檢查制。法則於十八世紀大革命時期，已宣佈人民有出版之自由。美曾於一七九一年之聯邦憲法中確定出版自由。其他如德比等國亦皆無對於言論加以二重刑罰，兼有各種箝制言論的制度之如我國者。此亦可見國家進步遲速有所不同的緣故了。退一步而論，苟言論沒有自由，則人類縱不退化，而亦必陷於停滯的狀態。在民主國家，則縱不變爲貴族專權，亦必不復有民主的實際。現今段執政當國，自命「與民更始」，而於此有障進步有碍國體的出版法，倘不能毅然廢止，甚至變本加厲，依爲護符，吾不禁爲段氏惜，爲言論界危，尤爲吾國前途憂。

即以本年三月的事實而論十八日民國日報被勒令停版十九日公民通訊社的記者被捕相繼世界日報記者被拘傳，某報罰金二十三日報載申報駐京特派員秦墨西君致函執政府質問扣留及改竄電文事二十五日上海新聞報駐京特派員張繼君亦有同樣的質問二十七日現代評論十五期被沒收相繼衡鋒旬刊受干涉晨報記者被傳一月之中已有這樣多的干涉言論事件，豈不是很可危的嗎？究其所以被干涉的理由無非是認為觸犯出版法，而出版法的條文又多曾詞旨空洞，所以政府得了這個武器，欲加我國民的言論以罪，又何患無辭呢？按出版法的規定凡文書圖畫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俱為違法：一、淆亂政體者；二、妨害治安者；三、敗壞風俗者；四、煽動曲庇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五、輕罪重罪之預審案件未經公判者；六、訴訟或會議事件之禁止旁聽者；七、揭載軍事外交及其他官署機密之文書圖畫者；八、攻訐他人隱私，損壞其名譽者。這些條文裏頭，只須有第一項和第二項，已是容易入人於罪了。何況還有現行刑律的規定？這樣看來現行的出版法與昔日的偶語之禁令和腹誹之法，豈不是百步和五十步之比嗎？這多麼可危呢？因此，凡我國民皆應奉向政府要求將此二重刑罰即行廢止。要不然，不但言論將永無自由，即現有的文化亦必永無進步了！

隨了，我還要鄭重的說一句

現行的出版法應當即行廢止，因為法律只可限制人民的行為，不應限制人民的言論。言論應有絕對的自由，因為言論有了自由，方能指謫當代文化的缺點，而使有所改進。

幾句沒有意思的話

至水「女士」

「超脫能超脫，個個都被虛榮心所魔弄，所以人生的苦痛更加多。有責任負起，有事來斟酌，要有主義，要求實學……」

「散會歸來，大家都說你一定因為失望而難過，所以纔有這幾句沒有意思的話對你講，盼望你快快活活過自然融洩的生活……」

上面這幾句話，是校中同學對我人生觀上所下的忠告。我函者過於自謙，認為是幾句沒有意思的話，然而對於現在這樣懶不暇餐，倦不獲已，整日裏忙忙碌碌的我，總覺得裏面確有很多耐人尋味的真理，使我猛省。我個人課外的活動有時失了節制，以致生活上發生不寧靜的狀態，引起愛慕虛榮的譏議。這兩種罪過在理應當順受的，然而近數年來，我個人歷史上所積的創痛，亦時時刻刻在那裏為我說法，使我漸漸的把前面那幾句話頭兒參透了，不過投函者平時「據億丈之瓊蹕不測之賂」以為固，彼此的聲氣不相通，所以不知道這位盜竊虛榮者，乃是一個嫌疑犯罷了。

前面那了了數語，確是現代那般愛慕虛榮，趨炎附利的青年的清涼劑。我個人既得了明心見性，解除塵累的好處，所以要不著「兼善天下」的主義，發一個願心，來引渡天下眾生。望一般善男信女都「洗心革面」，作一番退省功夫，診親自已病症的所在，即速投藥，斬草除根，免得深入膏肓，奄奄待斃。今請替救世菩薩說法。

虛榮心是戕賊人類幸福的陷阱。世途叵測人心叢昧，所以糊裏糊塗墮落下去的倒有十之八九，逍遙灑脫勒馬懸崖的百無一二。俗所謂「不如意事常八九，能對人言無二三」這就是那般因虛榮太熱而喪心落魄的人所發的怨聲。虛榮心太熱的人要想達到他們的目的，不是拿卑鄙齷齪的手段來營謀，就是用犧牲奮鬥的精神來爭勝。這兩條路他們必走其一；如果拿卑鄙齷齪的手段來營謀，其結果是人格破產，受衆人的輕視和恥笑，不過是徒自取禍罷了。

如果用犧牲奮鬥的精神來爭勝，不是因為實力微弱一敗塗地，就是從千辛萬苦中求得一個成功。這兩條路他們必走其一的；如果因為實力微弱一敗塗地，就要發生失望的痛苦和日暮窮途的悲恨，這亦不過是徒自取禍罷了。

如果幸而從千辛萬苦中求得一個成功，不是引動人家妒嫉的戕害，就是享受一時的榮名。這兩條路他們必走其一的；要是引起人家妒嫉的戕害，便無端的增加了人生的苦惱和危險，這還是徒自取禍。

如果幸而得享一時的榮名，不是苟且安於逸樂就是發生貪圖進取的奢望。這兩條路，他們必走其一的；若是苟且安於逸樂，其結果終不免姑息敗德，安於耽毒而自戕生命，這仍然是徒自取禍。

如果發生貪圖進取的奢望，不是因為精力衰萎而生命終結，就是繼續着向這黑沉沉的虛榮圈兒上轉去。這兩條路他們必走其一的；假使不幸因為精力衰萎而生命終結，以前所有的豐功偉業就要付諸東流，赤手空拳的賦別而去，這不是徒自取禍嗎？

如果繼續着向黑沉沉的虛榮圈兒上轉去，惟有依傍着那些忙亂苦痛，艱險恐怖，貪詐毀辱和賊殺的惡魔，過活把天

賦一個快快活活自然融洩的生活斷送了，豈不又是徒自取禍嗎？

社會裏面有一個大陷阱，學校裏面有一個小陷阱。要想超脫到大陷阱勢力以外，先得從小的範圍入手。假如在校的時節，便沒頭沒腦的亂混，出到社會上去，受了惡勢力的壓迫，更是盲人騎瞎馬，一點兒主張亦沒有了。校內有一般同學整日裏無事忙，全副精神都犧牲在開會，比賽，交結，和戀愛諸問題上，應當趕快去清醒清醒。還有一部分同學，一談到課外作業，就轉過頭兒去，露出輕視的神色，認是一種沽名釣譽受虛榮心趨使的活動。不過我要請大家認清的一點就是，參與課外的動機人各不同，如果意在為同學間感情上的培植，理智上的啓導，和服務經驗上的增益，把失敗和成功看作無意識的名辭，譏毀和贊譽看作不關痛癢的行爲，一步一步沈實的走去，決不致墮入戕害自身幸福的陷阱裏面去。如果在這種動機以外另抱其他的目標，敢請快用「大刀闊斧」的手段，把他根本剷除，跳出輪迴，免得長此鬼混，等到混出頭來，不免各向胎源卵化的路兒上投生去，真超不得超脫。

「超脫誰能超脫，個個都被虛榮心所魔弄，所以人生的苦痛更加多。有責任負起，有事來斟酌，要有主義，要求實學；……」這是幾句沒有意思的話嗎？

辦團體事業，個中苦處，固不足為外人道也。借此以出鋒頭者，何嘗無人。然而真正熱心公共事業者，亦不鮮見。自命清高之士，輒不衷於談此。殊不知人人如此，天下之事休矣。而批評者又不分皂白，一筆抹殺，稱之為出鋒頭，受冤者多矣。此輩與鄙意洽合，君誠超脫之人哉，感而識此。「王水女士」之所謂虛榮者，蓋道其所道，非善儕之所謂道也。逸

剎那主義的人生觀

小倩

我們翻開莊子天下篇，讀到惠施公孫龍的一段詭辯，自然覺得有新奇的興趣。可惜這兩位富千辯才的學者，沒有遺下甚麼著作——也許是有，後來失散了——所以對於他們整個的思想，我們不大明瞭。不過單就天下篇裏所說的看，他們對於時間和空間的分割，都絕對的否認，並且關於地圓說，還有略具胚胎的開發。這種思想上的貢獻，在學術像百花怒放般的戰國時代，所占的地位的確重要。他們對於時間分割的可疑曾說：「日方中方睨，一飛鳥之景未嘗動也。」又說：「鏃矢不疾。」他們以為太陽決沒有恰在當中的時候；從我們肉眼看來，可以有時指定牠在中間，可是你一句話還沒說完，牠早已移動偏向西方了。因為太陽時時刻刻不停的，牠只有一剎那在天頂的中央；這一剎那又是不可捉摸不可領會的，所以說「日方中方睨。」誰也不能斥為錯誤。至於飛鳥和箭，雖然在半空裏進行得極快，不過細心地分析起來說，這兩種動作是無量數的鳥和箭的形式組成的，他們前進的時間，也是無量數的一剎那一剎那合攏的。所以說他們簡直不會動過，也是情理中的話。簡括的說，他們認定世上的一切，無論是從目相看或共相看，都沒有絕對不變或絕對不動的，都有一個大串變更的程序，一大組連續的進行。我們平常其所以說牠們不變不動，是因為忽略了那不可捉摸不可領會的一剎那呵！

現在先就人體方面說，依據爾文的進化論所講，由蟲類進化到魚類，由魚類進化到兩棲類，由兩棲類進化到哺乳類，由

權力競爭。因爲人生變化流轉很快，我們的生命便無時無刻不是創造，我們的努力也無時無刻不轉入新方面。這纔是有意義的人生，這纔是我對於人生觀的看法。

西洋各國的哲學家，凡是手擎唯心旗幟的，都否認絕對的善惡真理是非和其他對待的名詞。他們主張各種宗教道德，藝術哲學所表現的價值都要隨時修改，這麼一來，纔有進化。如今且把進化的意義精密地解釋一下。

「刹那」這件東西很古怪，宇宙沒有窮盡，他就真壽無疆（也許宇宙滅了他仍舊存在，但這是玄而又玄的說法，我們不能研究）。達爾文把宇宙萬物看作一大捲活動影片一般，所以倡出進化論。習麥爾 Simml 批評達爾文，斯賓塞，尼采柏格的進化說，以爲達爾文，斯賓塞二人的進化說，不過是機械的說明，沒有大意思；柏格森的進化說雖然比較進步，但他把目的看作終點，仍有不能自圓其說的地方。只有尼采的進化說，纔算透闢，纔算澈底。他把目的看作進行，他說目的只是長途中的一段一段，換一句話說，就是世界進化史，決沒有終卷的時候。爲什麼尼采不以達到目的爲滿意呢？那就是因爲他看明了達到目的，不過是一刹那不會到目的地以前有多少成串的「刹那」，跟在你後面。到了目的地以後，又有多少成串的「刹那」，等在你前面呵！所以人們生命的路程，是一條直線，並不是圓形或三角形，沿着這條直線望前走，纔是探索輝紅蓬蓬勃勃的大道。

我們既然看明生命的軌迹，是一長串連續的刹那，進化的真意義，是這串刹那的前進，那麼我們自然想到要如何利用這一刹那。纔對時代大儒孫夏峯說：「人生最緊要者過去，最希冀者將來，最悠忽者現在。」西方也有一句相似的話：「

昨日已經死去，忘了罷，明日還不會來，不必過慮，應該利用的只有今日。」所謂現在，所謂今日，就指那稍縱即逝眼前的一刹那。我們並不是不懂這一刹那的可貴，但是對於過去，戀戀不能忘懷，對於將來，惴惴如臨大敵，結果目前的一刹那，又變將成來回值的苦况，身後的一刹那，仍蹈現存的故轍如此輪迴下去，生命的痛苦就無窮盡，下面提出的方法，可以拿來補救這種兜圈子式的人生的。

對於情感方面的觀念——叔本華在他的生活意志論裏說：「人的生活意志是一種向前的努力，而努力是由於不滿足，時時感受不滿足，便成痛苦……世界是一個苦海，所謂快樂，不過是忘却痛苦的時候，偶然有這種感覺而已。」本來快樂的時候無論綿延到多久，其實只是一刹那；這一刹那就在悲哀的痕跡消滅以後，重現以前。不過世間萬象，都永遠保持一種盲目的動，就是這一刹那間盲目的動，便包含變化在裏面。譬如第一秒鐘之質，就不是第二秒鐘之質，第二秒鐘之質，就不是第三秒鐘之質，因為質是刹那那間變化的，所以快樂和悲哀的源泉，也不能分枝，只能交流在一處，我們對於悲哀，不要視為鬼魅去遠避他；對於快樂，也不要視為目的去營求他，只把他們視為一種天然的調劑，天然的程序，就可以達到無往而不自得的境地了！

對於愛的死的觀念——現在口頭上所說的愛，便不是真愛，沒有真愛，也就沒有真正的人生可說，何以說沒有真愛呢？真愛是理性的活動，是超越空間時間的，不受生死律，因果律及一切人間桎梏所束縛的。試問現在有幾個人能够提倡這種道理？再講死罷，死不過是一個幻影，我們的肉體是時刻不斷變化的，我們的意識也是時刻不斷變化的，死不過是一個

階段，並不是過了這階段，就不往而走了。托爾斯泰對於人生有兩種看法：一種是生後至死亡的人生，一種是良心不死的人生。前者是虛偽的人生，後者是真正的人生；前者是別樣的人生，後者是普遍我的人生，也就是永生。

我們如果要從時間方面，精密地分析萬物，要促成人類向上的奮鬥，要使人們對於事事不存姑息的情念，要使人們了無遺憾和永生的意義，非從耶穌主義入手不可。

一九二五，四，十日。

校 評

我們的「古板」的南開

有人批評我們男女同學的南開「古板」，批評者也許說這是南開的缺點，但我雖沒有得到多數同學的允許，我敢說我們的「古板」的南開或者反以為這兩個字是稱贊哩。「新活而多弊不如古板的好得多！」我贊成這句話，我也以為「古板」有「古板」的優點，但不能說沒有弊端罷了。「古板」在一方面能使我們遵守普通所當守的規矩，但一方面也容易使我們多生顧忌之心。因此南開男女同學生活試了四五年，雖然沒有演一件為社會所痛詆的事，但到底還沒有做伊所應做的使命：使伊的男女學生——將來社會上的領袖的一份子——有一種同學式的心理上的瞭解和互助合作的精神。

南開沒有做伊的使命就是南開學生沒有男女同學的精神。我覺得南開的男女生差不多完全分為兩部，自團體生活以至日常交接，差不多處處是顧忌處處是隔膜，這句話不是我個人的武斷，只要從我們的團體生活和日常交接的種種情形觀察一觀察，就可相信這句話是沒有說過分的。其實不必從觀察看來，只要每個人自己想一想也就相信我的話是

裏的了。試問除了二三個特殊的外，我們全體男女生中有幾個曾經同我們的女同學們或同伊們的男同學們有過一次不要說幾次——互助合作的試驗和有單純的同學式的諒解的，自然不能說是完全沒有，我們可說差不多沒有罷。我們有學生會我們也有學術上的娛樂上的鄉誼上的種種的共同的團體組織，但實際上着幾個團體是有一種真真的共同合作的成績的呢。大概因為女生參加的人數少，並且男女中又沒有一種心理上的一統的諒解，常使女生對於這種團體生活發生一種「欲進反退之思」。除了學生會的一小部分與南開唱歌會我認爲有些共同合作的精神之外，那幾個共同組織的團體是名附其實的。科學會的女會員開會時覺得沒有興趣去開會尤其是交誼會各同鄉會的女同學差不多請不到會。這也許是因為這幾個南開女生碰巧生性不好團體生活，但至少一半也因為我們南開男女生中的顧忌和隔膜太深太多的緣故。男女之間的顧忌，也是中國習俗使然，但我們的南開學生實在也太看不破習俗了，顧忌愈多，隔膜愈深，隔膜愈深，歧視愈烈，結果我們不會有我們所應有的共同教育的精神的了。

再從我們的日常交接方面觀察，也可以引證我前面所說的那句話——我們男女生中處處是顧忌，處處是隔膜。我們南開的男女學生說來也很奇怪，除了一二個特殊裏的特殊的男女同學外，不論怎樣空間，不論在課堂裏或是在共同進餐地方，從沒有人同他的或伊的異性同事作一種同學式的友誼的談話或作別種正當的交際的，反而我們常聽得看見許多顧忌或隔膜的言論和動作。

我常聽見有幾位女同學說：「那邊都是男生，我一個人怪不好意思去的。」其實學校的共同地方，又都是自己的同學

們有什麼「怪不好意思去」和「怪不好意思去」呢？但是有幾位女同學能這樣想開而且能十分的自然的處置伊們於所謂「怪不好意思去」地方的。這是一例。有一次我說得有幾個女同學一吃了飯就到秀山堂遊藝室去玩了。當時一個男同學也還沒有到。一霎時有個男同學來了。他把門一推，只腳已經進遊藝室了。同時他看見了裏面一羣都是女生，他便急急忙忙的退出去了。其實自自然然的走進去同伊們一塊兒玩玩或看看伊們玩也可以，何必這樣着急地退出去這種自然不熱的顧忌仔細一想真是好笑。有次有位男同學開了一扇思源堂的大門沒有讓幾位回到那邊的女同學先走進去，其中有個女生便說他不懂規矩。伊講到「Ladies First」講到這裏的男同學的懂規矩不懂規矩後來又說是這裏的男同學都沒有規矩。籠籠統統把許多最可敬和有禮貌的男同學都冤枉了。又有一次有位男同學開了也是那扇思源堂的大門，等兩位女同學先走，靈巧這兩位女生理也不理會他，各自站在門旁站了一會兒，那位男同學還得自己先走進去。我想他一定覺得很不爽快了。類似的事很多，這不過一二個例罷了。

去年春天有位問我：「你知道嗎？前天密司特某在課堂裏看見密司某沒有椅子，他便替伊拿了一只給伊坐了，他並沒有做過分他對於女生應該的事情，可是他回去被許多男同學譏笑得了不得。你想好笑不好笑？」我聽了也不由得笑了。一笑。我想剛開其配當其「古板」之美稱了。所以有一回在我們的法文班裏有位男同學他自己的椅子沒有了，看見幾有位女同學還沒有進課堂，他便走到伊的桌子旁邊。（我們的座位差不多有定的，第一排是女生坐的，這也並不是規矩是由習慣規定的。）很驕傲自己也很好笑的樣子，竟把伊的坐椅拿去自己去坐了。等了一會兒伊進來了，他看見伊找椅

子他倒反笑起來了。那時全課堂的男同學都笑了，也有人笑中表示輕鄙他的沒「禮貌」的行動的，也有人覺得他的行動「有趣」而笑的。那時坐在第一排的女生「你對我看看我對你看看」雖然沒有低聲地說什麼，都現出一種很難過的神氣。伊們爲了他都有些生氣了，這件事有人以爲是一個完全的禮貌問題但我以爲至少三分之一是他對於女同學有沒有一種同學式的認識的心理的問題，要是不然，我決不信這位進大學的男同學，就算他不願懂所謂「動脫而門」的規矩，難道他吃了一二十年的中國飯，會連中國的人對人的應對了禮貌他也不懂了嗎？決沒有他事搶坐位的事在去年秋季初開學的時候常有聽見，很。男女同學中的感情，所以我我拿所目擊的一件舉出來講講，希望下次不再有這樣類似的事發生於我們南開的男女同學裏，我特舉這個例更不是與那位男同學有什麼特別的惡感。這是還要請他原諒的。

我們男女同學中顧忌很多，隔膜也太深，所以要是有一二個人做了些不十分顧忌的事，便謠啄百出，好久以前，有位男同學借他的筆記給一位女同學做了一做參攷，本來他們倆也不是十分生疏的，所以有許多人都哄作笑話——也許是美談——講了。有人還說他們已經發生了超過同學之誼訂婚了。其實他們直到現在並沒有這種事發生。（現在我敢負責說這句話，至於將來怎樣，我不敢預言，這是誰也不敢妄測的。造這種謠言的可不是「捕風捉影」嗎？要是我們對於男女共同教育都有些正當的見解，我們一定以爲他們的同學式的友誼的交情，是很平常的事，一些也不會奇怪，更不會妄造謠言去挖苦們了，但我們竟替他們造了謠，我們對於男女同學的正當的觀念簡直沒有得太可憐了！

從這幾方面看來我們的「古板」的南開簡直是一個「隔膜」的南開雖然上面我所舉的幾個例似乎太嫌特殊和太從悲觀方面着想些，但至少也能代表南開男女同學生活的一部分。我之所以舉這幾個例也不是有意拿來表示我的不滿在於有幾位同學，也不是借來替別人或自己「出氣」——也許是我自己的懺悔因為我既然是南開的一份子，涉開的事，我自然也負有一分責任——不過希望我們因此或者可以稍微諒解些罷了。我不願意團體生活裏有難「殊內鄰統一」之歎，日常生活裏有種種不快之感。我不願「古板」的南開就是「隔膜」的南開，我希望我們不要虛負了我們的使命。我希望我們享受了共同教育得到真真的共同教育的精神。

礦科學生不應有免讀國文之特權

李頤

我不是忌嫉礦科的同學們有這個特權，我更不是想同學校當局找麻煩。我承認這是一篇批評的文字，但是却不是一篇嬉笑怒罵的文字。自始至終我是以很謹慎很莊嚴的態度對這問題以個人見到之感來討論。但是我決不敢說我的意思是絕對不錯的。我盼望同學們尤其是礦科的同學們，和學校當局也對於這個問題多多討論。

礦科的功課忙，他們每個星期有三十四點鐘的課，這是誰也知道，學校當局體諒他們的苦衷，給他們以考試及格免讀國文的特權。我又何嘗不曉得他們忙呢？但是「忙」的一字就可以使他們免讀國文嗎？

我也曾聽見人家說過外國的大學，對於本國文字是不注意的，因為他們在中學裏，就對於本國的文字已有根底。但是

中國的情形不同，中國學校從高等學校起就非常注重英文，而忽畧國文，所以學生到大學來國文程度還是很淺。在中國這一種過渡時期也是沒有辦法的。去年日本到中國來參觀教育的說：將來中國的中學生可以教日本大學學生的英文，而日本高小學生倒可以教中國大學學生的漢文，這雖然是過於譏諷但是在中國人聽了，又應該怎樣想呢？

我們學校當局看破這一點，於是去年定了新章程，凡是大學一二年級學生不論文理商礦都至少要習國文十二積點，在我這個國文程度低到極點的學生聽見了這個消息，有如福音。因為我正害怕到大學來要學國文而沒有學呢！

然而國科學生考試及格免讀國文的消息也同時傳到我們耳朵裏來了。一個學生免讀一樣功課，他至少應有和那們功課相等的程度。我們現在讀的國文是兩種：一是史觀的中國文學，二是國學要略。所以若有學生要免讀這們功課，他至少對於這兩們功課有同等的程度。他們考試的題目也應以此為標準。然而去年礦科免讀國文的題目，僅僅就是一篇論文。我們現在要問的，就礦科學生是否應有此種特權。

礦科的功課忙，他們就應該有免讀國文的特權嗎？他們為甚麼不免讀英文呢？英文現在讀科學的人誠然是要緊。但是大學生在中學和預科的時候，大部份他們的科學書是用英文原本。他們有讀英文科學書的能力，我們都可以承認。但是他們的國文，是否將來能應適社會的須求，却是個問題。中國學生將來要是預備替中國做事，住在中國社會裏，不論他學的是冶金、探礦、牙醫、政治……；中文是不可少的。中國教育現在的目的，果然是想使中國學術獨立，國文更是不可少的。范靜生先生去年游歷歐美回來，他說：他最大的感觸就是中國學術不能獨立，實在是中國的大危險。諸君也還記得否？

退一步來說，就說他們的英文程度不夠用，然而他們每日所讀的書，那一們不是英文寫的，他們在這裏，已經有特英文上進步的可能了。國文呢？正式的功課，除開國文一們外，那一們是用國文寫的。他們一天到晚，忙的飯都沒有時候吃，還有甚麼時候去看別的國文呢？他們惟一能進步國文的機會，是讀國文。然而學校又輕輕易易的讓他們跳過此關。將來後悔何及！學生們的眼光，大都祇求一時的過去，而學校的責任也是要使學生們眼光遠大。強迫他去做一件事，當時雖然受一點痛苦，將來更必感謝不盡。學校以為一件事是應該做的，是實實在在合理的，有益的。那們，在任何情形之下也要做去，決不能因為學生的要求，就讓他過去。因為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

簡單的說來給理科學生以免讀國文的特權，據我的意思是不對的。尤其考的時候，程度不合。理科學生固是有免讀英文的可能。

我不是理科的學生，我却是南開的一份子。對於現在教育上的事件去作建設的批評，不惟是我們學生可以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何況是我們南開的事情呢？我以誠懇的態度，懇懇切切的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要求學校當局和同學們加以討論。

四月五日。

文苑

史外鱗爪引附

鏡湖

竊以我國歷史垂數千年浩翰鴻博竭畢身之力盡錄於斯尤恐難明所謂一部念四史從何觀起也然歷朝政事之興亡文化之盛衰正史言之詳矣茲擇前人筆記雜集中載有關於掌故而富有興趣者錄之東鱗西爪彌可珍矣

魯紀

魯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行用足今折故曰凶孔子曰越水居行用舟必吉魯伐越果克之

子貢過漢陰一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子貢曰有機於此日浸百畦名曰桔槔汲水若抽園者美曰夫有機事者必有機心非不知羞而不爲也

按「有機事必有機心」蓋屬寓言足代表老莊思想以保真守元爲主旨反對物質文明此文人迥與印度詩經同癖乎一笑

率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

按史記載李我爲齊桓作亂夷其宗陳眉公以左傳無此記載而謂作亂乃闕止字子我與李我相似或誤書李我

又考韓非子難言篇李我不託於田常則似又有其事矣因並志之憶淮南子似亦曾言及之

蓋周云「孔子死後魯人既家次而居者百餘家署曰孔里」孔叢子曰「夫子墓方一里在魯城北六里泗水上」又魯

覽曰「弟子各以四方木來故多異木」

按此魯城卽今山東曲阜縣孔墓而孔林之成則弟子植以懷夫子也

齊紀

齊桓公朝與管仲謀伐衛公遜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問故對曰妾視君之入也足高氣張有伐國之志見妾顏色動伐衛也明日君朝管仲而進之仲曰君舍衛乎曰仲父安讓之對曰君之揖朝也恭言也徐見臣有驚色將言而止是以知之

按史辨形色因而推測事理偵探學之要素衛姬管仲竟不期而合乎此理其東方偵探家之始祖與記之傳一笑云耳

桓公軍行山中無水濕明曰曠冬居山陽夏居山陰蟻壤一寸而俱有水乃覓而掘之果得水

晏子使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也辨於辭辯於禮命館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朝晏子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慨然濟三日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邦何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之禮又使於

南大圖刊 史外編瓜引附

楚委于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使者委子不入曰使國者從門入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者於是更道從正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曰齊有區區三百國張帶成維澤行成而何為無人王曰然則曷為使子曰齊命使者各有所主其賢者使齊注不肖者亦得其注要最不肖乃使楚

外史氏曰嬰臨邦不亂出國不屈外交才具也

秦王使蒙恬連環於齊王后曰齊人多知能解此環乎后取椎擊碎之謝使者曰已解之矣

晉紀

晉靈公之戮董狐直筆論哉良史也乃曰亡不越境則凡試君者迷於十里之外嘗曰吾義已絕雖試無罪可乎當時董狐只齊其事以書不當以為為疑問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情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越境也

晉靈公造九層台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苟息曰臣能累二棋子加九卵於上公曰危哉曰今公造台三年民力困敝國空如洗亦危矣公乃罷苟息可謂善言矣

吳越紀

吳季札游於齊見遺金於路呼收者取之收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人之下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謂其姓氏曰子皮相之主何足言哉聲冷冷然去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鮑夷之革浮之江中子胥因攝波助潮來往湧激勢不可當或有見其素車白馬屹立潮

頭者謂爲之立廟每歲中秋既望湖水斗起杭州以爲設廟之弄潮之戲蓋始於此

西子爲范蠡遊五湖本社牧之「西子下姑蘇」一語遂歸與「初及觀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事云吳亡後浮西子於江冷極鴟夷以終浮沈也」按子胥之贈死西施有力焉子胥死盛以圖夷浮之江今沈西施於江所以謝子胥也范蠡去越亦就鴟夷子皮致牲牧遂誤以背爲范耳墨子曰吳起之喪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墨子生吳越之學不遠此其實體依此節則世俗所傳范蠡携西子游湖之惡事爲誤會然則不佞爲大煞風景也

（未完）

詩餘

鏡湖

金縷衣紀事哀廢帝也

誰料輕輕別。倚高寒。瓊簫聲斷。新愁如織。芳車淒淒如何處。替恨風流都歇。才記得。芳華轉節。紅袖俱香人似玉。鏡湖。淺瑤台月。驚舊恨。音塵絕。後庭忍唱。陽關疊。最傷心。青山嫵媚。行宮岑寂。雨鬢風鬢猶似昨。一任娥眉謠詠。又瀉地。風吹簌。銜。流水落花成底事。竟長門。翠華辭金闕。賸綠樹。飛鷓鴣。

繡江紅金陵懷古

江左豪華多少事。管城吟者。試搜取。臨春結綺。幾多殘燼。舊苑朱闌何處是。後庭玉樹新歌歇。算只餘。不盡大江潮。鷓鴣。白鷺。恨鷓鴣。漁桑感。駒過隙。空籠翠虎。沈沙折戟。霜寒六朝秋。蛩夢。斜陽萬點歸鴉黑。照興亡。千古自悠悠。青溪月。

南大週刊 鏡湖詩餘

軟弱真有種

黃昏後。憑欄久。躊躇春色盡消受。春風虐。春雲薄。一腔愁緒。幾年離索。著著著。眉空皺。腰都瘦。黯然無語沾紅豆。街頭橫
城頭角。青燈挑盡。錦書難託。錯錯錯。(音掉)

一個昏昏的晚上(小說)

劇

煩悶，雖沒有煩悶，不過呆冷變的煩悶，却不是普通所謂的一青年煩悶。一她胸中時時充滿着不是語言或文字所能表
白的怨哀！

一個昏昏的晚上，呆冷一人坐在房裏，抱頭靠在椅後的書架上，呆望着牀背牆上的一張山水油畫；山平坡畫着一間
茅屋，江當中還有一葉孤篷。呆冷此刻心中稍稍滋潤了一點，想：「終日處在這荒涼乾枯的境界裏，那能領略到『自然
美』的意味……」她正在望着那張油畫這樣的想着，聞壁C.T.F.等聲位喊起來了，「呆冷！呆冷！來呀！」呆冷輕
輕的「呀」了一聲，還沒有站起，她們已經進了呆冷的房門。呆冷無精打采的站起來，燈桌上的綠綢罩子擦上去，仍然不
聲不語的坐下。

此刻呆冷房裏談笑聲大作，全是半兩半北的聲調，拉拉雜雜的談起來了；什麼愛情的分析，朋友的分類，以及手筆來各
種大哲學家都不能解決的問題，她們也拿出作爲談話的資料；不過這個晚上不似平時那樣聒耳的吵鬧，因爲少了P君

海冷和益洞並且談話圈裏邊的中堅分子呆冷君這個晚上也默然無言。無論別人談得怎樣起勁，也不能打動她的心絃。她總是底着頭拿一枝紫梗鉛筆在一張白紙上亂畫；畫完這一張，再打開抽斗拿出那一張來，人家談到家鄉風味的時候，她就在那裏想幼時的回憶，那枝紫梗鉛筆也隨着她腦子裏所想的畫些詞句出來：

一週憶幼時的景象，

一個日落的晚上，

同着母親幼弟和乳娘，

閒遊楓山旁；

山橋下白水蕩漾，

山坡上桃花開放；

※

※

※

※

※

※

啊！

這不過是幼時的景象！

※

※

※

※

※

※

她正在這張白紙上這樣寫着畫着，大家又談到星期三的遊藝會了；她也隨着大家想這遊藝會的情景，互相聲

響大響利 一個昏昏的晚上

孔香東前幾日又在「腦子裏重讀」一遍。她拿治年扶書頭勝了「會見」背過手在書架邊拿了幾本材料把翻書讀地星期
三所記載的東西——

「附贈進會場」

「覺惶惶」

「霎時——神經反常」

「胸中充塞了——難言的悲傷」

「及至下——」

「還不如帶着我的性靈」

「拋棄我的軀壳」

「脫離這條爛（？）污濁（？）的塵世」

「脫離這悲哀苦悶光怪陸離的劇場」

「呆滯着到這裏，自己不忍心再看了，書架下，日記放在書架上，又拿那種前幾種鉛筆寫些不連貫的詞句——她聽着人
家在批評同學有人說某個同學被得那種怪像，一定會不長——她就隨筆寫了一句，「我希她多壽保養，永生在世上」
「人家又說一句，「她真生得不大方」她就又寫，「我却覺得她是清秀樣」接着又有一位說，「她真像了漢國」

呆冷又寫了一句——「在懸崖是種境界」——正在那低頭不語的寫着，仙子忽然走過來，把呆冷的頸往上一擡，問道：「你怎麼又悲觀呢？又想家了？快點把你的話匣子打開吧……」呆冷聽了這些閒話，慢慢的將筆放在桌上，轉過身來，預備說話。可是她的眼淚已經滴到桌上幾滴了。大家一齊讓着，「不許哭，不許哭，你哭我也要哭了！」呆冷只好用手擦着頰，於是S君就問，「呆冷你這種的流淚叫做什麼流淚呢？是藝術的流淚，或是悲傷的流淚呢？」C君這麼一問，把呆冷問得摸不著了。因為呆冷平時喜歡分析各種的抽象名詞或字眼，如「情」字，雖把情分為深情，感情，多情，愛情，閒情……等許多種，最近她又把「淚」字分為五六種，有悲傷淚，同情淚，藝術淚等，稍停一會，呆冷見冷抬頭來，向C君說，「我不這不是一悲傷的淚，」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可使我悲傷的事體。但是我這淚也更不是藝術淚，「因為藝術淚」是一個人，在自然幽靜的境地，萬籟俱寂的時候，月映水底，花影照窗，一人在那領略這自然的美意，當她美感動中的時候，有一種藝術的情緒，不自禁的流下淚來，像這種的淚，總歸叫做「藝術淚」。

她說到這裏，仙子又問道，「呆冷究竟你為什麼又落淚呢？」呆冷低下頭去，無言可答，因為她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又要落淚。她想了一想說，「也許一個人在純潔高尚的情感發動時候就流淚吧。」她這樣的說着，小阿K就又發問了，「那末，你這淚可叫做「純潔高尚情感淚」了嗎？」有人就在那裏代答，讓着，「是個，是個，是個，」同時有人讓着，「弗對，弗對。」正鬧得熱鬧的時候，又有人提議睡覺了，也沒有等到這個提議通過，大家全散了，有的去梳頭，有的去梳妝，有的鋪牀，呆冷懶央央的也去鋪牀，梳頭，洗臉。等她收拾齊備，看看表纔九點半，她想拿出信紙寫信，一轉身，隔窗看見河水微

微，並有半圓的亮月在空中懸着她就忘了拿信紙信步走出了宿舍；在河邊上踱來踱去。她腦海中一幕幕景像像電影的電影，其中最主要的角色就是將來的呆冷演到到悲的時候，呆冷就暗暗的流下幾滴同情淚。誰知越演越悲，正演到呆冷萬念俱灰，欲辭塵世的時候，鐘聲響了；這一連數聲的鐘聲響了，就把呆冷從河邊喚過來。她往宿舍進的時候，方覺得她的手已凍硬臉已凍疼。她進來看看表，原來已經十點一刻。她慢慢轉過身靠在棹上，向窗外呆望着，又繼續着在頭裏演這電影了。

鐘聲，鐘聲，又是一連數聲的鐘聲她一回頭房裏已是昏黑燈已滅了。這她纔將門簾拉起找出了信紙信封那裏撥了一個小桌，在通道的燈下坐定，開始給他在中學時同桌坐的一位同學寫信了。

「若木姊姊我寫給朋友們的信，多用文言，惟得給你寫信，提起筆就是白話。這個寫白話的緣故，我自己也不知道，你想吧——若木我現在時時迴憶我們在中學時的那種快樂，操場上打球，販賣部裏開朋友，宿舍裏吃糖，浴室裏吃花生，飯廳上作雜劇，禮堂裏畫炭畫，中學時我們那種生活的景象，祇能在我們腦子裏重演，那還能夠再真正的實現呢？」

我還記得我會用一個很小的美人花片，放大畫了一張，預備留成續用，但是你一定要我重畫一張送你，我不肯重畫，你就將我留成續的一張搶去了。當時我就同你交換條件，我一定要你作繡綉成續的繡花口袋，你也不肯，結果也是我搶來的，若木，那時候我們都是無憂無慮的，只知道過一學期從新排班的時候同班的同學噪着，「我們又比你們長高了一尺，」只知道先生們若誇我們一年甲組成績好，作事敏捷，我們就快活，開級友會時候，練習得更起勁，有時候別班罵我們是「學

殺的人類——我們仍然是自負不凡的容納着若木我們應當反省人家罵我們一班不是黨因實在是我們一班裏有幾個太稱罷了，不過也是她們真罷，若木你還記得我們一年級的算學先生麼？一年乙組在報紙上罵了，她要辭職的嗎？我們正在上英文課的時候，聽得這個消息全班都嗚嗚的痛哭起來，哭得英文先生也流淚了；末尾不是拿我們天真的哭爲把算學先生留住的嗎？若木，我現在回想以前的哭笑，全是甜蜜的啊！你也與我有同樣的感想嗎？若木，我說到這裏又要哭了！爲什麼我們總覺得世界是渺茫的哩？我們又爲什麼懂得人情是虛偽的哩？若木，我們真的喪失了我們的天真嗎？。。

我們總還重復中學時的生活呢？

若木，你說你已嘗到人生痛苦我告訴你吧，我自從離開中學，我的生活就漸漸趨於枯澀，不過人生的痛苦我從年輕時就開始嘗味若木，我新近做錯一樁事，所以我悲觀的根性又發動了。我已經錯了悔之又悔！我恨不能立刻就「死」，或者是效天殘和心影往蛾眉山去這也是你同我經過一番預約的，然而我又仔細想了一想「這豈不是更錯了嗎？」若木，你若問我什麼錯事，那我可不回答你，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有什麼錯也許是「死念時萌」這樁事吧，我總想着惟有「死」死在一個荒涼的島上，沒有人看見，也沒有知道在那個死的時候，或者可以得得到一種慰藉，但是死了豈不起父母愛與心上人的責備，那豈不是錯了嗎？若木，我說話只有你「那些不知民主三民主義是什麼的大學學生和不知段執政屬於誰的半學教員，那能擔得起這個「死」字麼？若木，總之「死」是快樂的，是不可思議的，你死吧，你的母親也已經死了，你還有什麼牽掛呢？因爲你死了比你活着快活，所以我願意你死，可是我的責任沒有完，我怕受良心上的責備，所以我誓且不死，我總

想罷刷起精神重新作人哩，還想解脫了這種悲緒，另建設一個好讀書的我，你贊成嗎？你以為我這樣做能補救我「死念時萌」的過錯嗎？若木現在已經一點半鐘了，再談吧！祝你向快樂路上走，或是「死」。若無。四月五號夜

呆冷寫完這封信，文抬着頭想了「會」，纔慢慢的往那昏黑臥房裏走。雖然窗外有很亮的月光，但是她終究是一個羸者，在這寂無人聲的深夜，一人走進房去，總不免有點害怕；她不敢再向窗外看月亮，也不敢抬頭看她房裏的兩個空床，連衣服也不敢換，就拉開被窩，蓋着頭睡了。

江上曲

光炯

有鳥有鳥名杜鵑，雙雙穿飛蜀道間。淒涼宛轉啼夜寒，遊客聽聞皆動顏。長峽江水飛流急，欲渡無船歸不得。悵望楚山紅日出，雲氣牽連兵方接。田廬秋墟人頭落，碧草染徧斑斑血。贏得青山伴白骨，明年花發柳葉綠。寂靜江邊照春日，江邊細草自相續。江流宛轉仍猶昔，江上往事無人說。百世英風亦渺然。

遠出

今日將遠出，千里路悠悠。早起理行裝，明月照當頭。居家未三月，時節忽易秋。蟋蟀怨東牆，鳴聲重唧唧。感此歲寒至，事不深歎息。瑟瑟晨風涼，飄戶未何速。吹去遠行意，幾次不得續。檢我長征篋，整我禦寒服。踟躕復踟躕，星秋夜以促。星秋夜以促。

東方漸見曙。起身珍重別。轉入關關路。林木多蕭蕭。野郭半烟霧。不見送人行。長途俱浩浩。去年離家日。二月春未暮。道中何所有。流鶯飛雜樹。今年離家日。秋風惻惻訴。泉冷山影寒。江上橫白霧。年年奔波去。年年人物殊。昔別兩鬢青。今別白如絲。歲月不待人。莫爲物所欺。且樂飲杯酒。陶然以忘機。

莫愁湖棹歌

鏡湖

三面青山一面湖。盧妃巷裏記行沽。苦心蓮子同心藕。偏巧兒家也姓盧。
沿湖打漿日西斜。去看秦淮渡口花。桃葉桃根雙姊妹。生來艷福嫁王家。
水碧山青天氣新。東風催送過江春。琵琶休撥無愁曲。怕有桃花扇底人。
勝棋樓接鬱金堂。雲注南豐一瓣香。十里荷花兩隄柳。英雄兒女好收場。

雨夜聞鐘

前人

一聲清磬畫樓東。好夢驚迴百念空。昨夜春風昨夜雨。林花開作可憐紅。

遊 記

自行車隊旅京記

(一) 緣起

凡是讀過西洋史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利命布的發現美洲艾廸生的發明電燈……以及路德的革新宗教等等偉大的人物所做的偉大事業，都含着有冒險的精神與剛強的毅力。這種精神是一般人所欲仰而同時又是一般人所不容易有的。我不敢說中國的物質文明之所以落後完全是因為中國人缺乏這種精神；但是我信，這種精神的缺乏只少也是中國落後原因中的一個。所以我們少年人正應當練習做那冒險的事業，造成一種百折不回的毅力。

因為這種見解常常的在我們腦中盤環，所以經過同學一二人的提議，就會有很多人的同意。這個提議就是設法組織自行車長途的旅行。當時大家都以為順汽車進到北京是最好的方法。因此大家都決定這樣辦了。大家要知道這條汽車道若是駕駛汽車，一定不會有什麼危險，不過在這條道上若是駕駛自行車，就不免發生意外的變動。我們覺得最可慮最可怕的有下列幾種事項：

一、道路不見得就平坦。道路不平坦就容易使騎車的人跌傷。跌的輕重傷的大小都是危險的所在。

二、自行車不一定都堅固。假若路上有的車壞了，或是跌毀了，那麼就要發生障礙。

三、京津汽車路雖然是一條大道，不過因為路旁多是曠野，所以時常有匪人劫擄的事體發生。終日住在學校讀書的學生，自然抵抗不過那手持利刃的土匪。所以這又是我們的障礙，也是關係我們身體的危險。

在以上排列的三項事體之中，如果發生一樣，對於我們的進行都有莫大的妨害。但是我們都覺着少年人對一時的學業，固然應當抱持不畏難不怕苦的志趣，可是事前也不能無所顧慮。所以有幾個發起人早早的從各方面探聽，什麼昔日的樂路委辦事處，什麼京津國路收捐處，以及大一點的汽車行全都去到。探聽的結果，知道汽車路很平坦。雖然有些多沙的地方，却也可以度過。關於第二個問題——自行車在半途損壞——我們只可攜帶斧錐等物，我們後來想這種預備只屬防患小的變傷；假若自行車到無法修理的時節，或是騎車人跌傷的時節，我們就難以辦理。所以我們就設法向相識的親友借汽車，意思是在車或人跌傷之後可以乘在汽車上休養。致於第三個問題——路上遇見匪人——我們認為是一種命運的問題。我們一般沒有槍械的，凡是無法抵抗的，所以我們就不願費心思去計較。但是我們想起在中學校的時候，演說教員趙先生曾經講過一個人運用演說的能力，脫了幾個強盜的險的，所以我們就有人預備了一兩段演說辭，想做一個文雅的低禦。到這時候，各種事體纔算有了相當的預備。所以我們就起首寫廣告，打算招幾個有同樣精神，想同樣耐苦的同志，和我們一齊做這大做微帶着冒險色彩的旅行。廣告上寫的是

「卷簾還是清明，幾人留得春魂住？」

廿番信過桃符柳眼，嬌容如許。

試問東風爲誰，都化斷腸烟雨。

但午香吹蝶，亂雲蹴燕，

更不管，深深訴。

腰有江南舊夢，向斜陽百回凝眸。

往日羅衿，淚痕塵點，星星重數。

一例春情，黏將芳草，更無拋處。

待明朝綠損紅衰，只獨送花歸去！

風和日暖，景色更新，大好春光，豈容辜負。吾人有鑒於此，特發起一腳踏車遊春大會，由京津汽車路乘車赴京，沿途平曠綠畦，野屋荒村，當另有一番風味，凡我同志，曷與乎來？

隔了幾天我們又在中學都出了一個廣告，裏面說：

「風光明媚，大地皆春；正青年學子旅行之時也，吾人因發起腳踏車旅行隊，由京津汽車路逕赴京，荒村景色，儘我

飽嘗平陽道上任意馳驅。此情此景其樂何極！况少年應具進行之精神，耐勞之志趣，逢此良機，豈容坐失乎？

……

大學部的廣告登出之後，很多同學就向我們懷疑以爲這樣遠的路程恐怕不是我們這幾個軟弱的書生騎自行車所能達到的。有的相好的同學就對我們說了很多忠誠的話并且給我們不少警告。他們說我們的途中不免要發生意外的危險。於其在外吃苦不如在家休息。還有那膽量比較小些的同學勸我們不要做這種傻事。他們說我們到了北京之後十個人有九個都要進一院寧使病後到醫院不如花幾塊錢坐火車。時間既經濟身體又不勞苦。所以他們都不願意我們做這不保險的旅行。憑良心說，我們對於一般同學的疑慮、警語、勸告，都是極感謝的。不過我們絕計想做這個試驗，致於旁的問題，在我們能力之外我們就不願過慮了。對於一般警告的良友我們固然表示十分的感激，但是却有一件事體使我非常奇怪。那就是怎麼竟聽見給我們警告勸我們中止的人而沒有贊助我們或是鼓勵我們的人。我以為這至少有研究的價值。現在我還不能找到確當的回答。致于中學那方面在我們的廣告登出之後就有八九位同學到我們所規定的報名處去報名。據說中學的同學對我們這次旅行多表贊成并且很想同我們一齊去。可惜他們自己都怕身體太軟弱年紀太小。所以雖然有很多與我們表同情的少年，因爲身體年齡的關係都未能加入。這是我們覺得最可惜的。然而這許多活潑激發少年人的熱烈同情，却使我們非常快樂。

一切完畢之後，我們在四月三日下午三鐘半在大學部第一宿舍舉行第一次聯席會議。當時中學都來了五位同學。

劉嘉祥、王衡、黃審知、謝鏡海、董瑛、陳五君。大學部只剩了吳君、劉君、劉君、劉君、劉君及余三人。其餘的幾位不是因為家中有事，就是因為自己力弱，都未能貫徹他們原來的主張。這是我們很失望的事。

開會時我們商定四月四日下午在南開中學聚會起程，晚間宿於鄉村友人處。次日起程，運赴北京。當時公舉吳君、劉君、劉君為自行車旅行隊隊長，并舉余為會計。在此我還要說一件事，就是從前我們本打算借一輛汽車作準備，無奈費了許多手續，結果仍是沒有。但是我們絕不因爲這件事稍減我們的銳氣。

(二) 途中

我們騎自行車到北京本來是一種試驗，是一種玩耍，並不是北京有什麼事等着我們去解決。換句話說，就是我們只希望做一個旁人所不願，所不敢，所不肯做的旅行。所以我們的心裏都很平靜。

四月四日那天的氣候極不好。風颳得特別大，吹得人眼睛都睜不開。在旁人看以為上天知道我們這羣少年不知深淺，要冒險，所以颳起大風阻擋我們。但是據我看，上天颳那可怕的大風，正爲試驗我們的毅力究竟是薄弱或是堅強。可巧我們這八個人都有這種觀念，所以在兩點鐘的時候我們就動身了。

從南開到東馬路青年會，從青年會一直到河北黃村路。在那裏我們兌換了洋錢，然後就向西出發。汽運車路却是很平坦，恐怕比我們學校前面的馬路還要好些。路旁就是曠野，雖然有種糧食的田地，但是一絲綠意都沒有。路上雖然有人力車往來，但是風的阻力太大，所以他們走的非常之慢。我們看見他們這種情形，就替他們可憐，致於處在同樣情形。

之下的我們便把自己忘掉。雖然風不住的吹，車兒不住的走，我們的銅步登（Captain）還要指揮着我們「成雙行」，「雙輩排」。所以我們行軍的秩序一點兒也不亂。最勇敢的要算董君瑚陳。他不辭勞苦情願做先鋒。他是一個有經驗騎自行車的人。所以我們也覺得他極稱職。我們的第一站是程家莊。那裏有一個小小的茶攤。我們幾個八圍着坐下。那賣茶的還頗見到也和氣。面上帶顯出歡迎的樣子。大半是因為我們買了四角錢的茶和點心。沿道上我們也有小站。在那裏我們就休息休息。到了北倉我覺出有些疲乏。因為我們那天走十里地用的力量，不小於平常走三十里地用的力量。一方面特別費力，一方面走的路還少。這種情形若是叫一個經濟學家看到一定要笑掉大牙吧！

過了北倉，我們又努力的前進。這時風越發作威，我們的眼睛都被迷住，我們的面孔都遮着了黃土。我們車子如果稍微不登，便會被吹得向後退步。因此我們有時就推着車兒走走，有時就站住休息。在五點三十分的時候居然到了漢溝。我們因為風還是那樣大，所以都主張暫且休息。等第二天再起身。漢溝有一位劉秀峯先生，是董君的至交朋友。當時由董君介紹，我們就住在劉先生自家的藥舖裏。劉先生招待的格外周到，我們對他是不會忘的。

我們在道上并不盡這樣平淡。我們有時要吃些糖菓，我們有時還要講些笑話。此外還有一件可注意的事就是我們在河北黃緯路口遇見一個頭戴氈帽，身穿青紫色馬褂，深灰色短褲，腳穿青鞋白襪的人。他騎個輛一半新不舊的自行車。他對我們說他要去楊村，因為風大，不願單獨前進。假若我們肯走他也願意一同走。我們以為得了一個伴侶，自然要歡喜。據說他姓崔在天津什麼局做事。不過他在路上同我們說話的情形，使我們生了疑心。假若我們走慢了他一定在前頭。

等着，假若我們走快了他一定要用力的趕上我們。真潘離楊村本來只有十里地，況且時間還早，他本可以趕回家去。但是他說：「你們諸位既然住在這裏我也願意明天再走。」當時有幾位同學非常懷疑，我們開步登也有個詫異。我們想他或是一個偵探，查考我們這些少年做些甚麼事，他或是像別位同學所猜的是一個特種而做的強掠者，他或是一個真怕凶險的旅客，我們以為他或是第三個假設裏面的人。不過在我們到藥舖之後他又來問我們一日勞否及明日何時起身的話。我們對他的問話曾經一度的分析，但是也沒有什麼高妙的解釋。

一夜無事，第二天四點鐘大家就起來。洗完臉吃完點心到五點多鐘我們就起身。那時天氣格外的冷，身體穿的衣服都很少，所以在那時有一種說不出的苦痛。我們仍然努力着向前走，不多時看見了一個人，在前面站着，到了近處看時原來就是那位同來的崔先生。當時大家停下車子，休息了一熱，方才起身，及至到了楊村又碰見這位先生，他說他到楊村怎麼他還要同我們一齊走呢？我們簡直莫明其妙。後來我們請他先走，同時我個又減慢速率才看不見這人的形影。

五日恰好是清明家家戶戶祭祖墳，風既平和天復暖，游子流連亦歡欣。話說那天的天氣比較四日強了數倍，路旁不嫌那面的寬涼。遠遠有遍遮青茅的老樹，近處有間斷的田畔，蓋着微綠的短草，還有那起突的墳塚頂着雪白的紙張，走幾步聽到隆隆的炮聲和拍拍的炸響。我們那裏敢說這種炸炮的響聲含有絲毫歡迎我們的意思，因為那明明是旁人祭祖的響聲。我們有時站住看那河水的長流，我們也有時站住看那鄉人祭祖的行禮。反正無論什麼都可以喚動我們的情緒，無論什麼也都可以增長我們的見識。

這汽車路雖然常通車輛，但是騎自行車的事也時常發現。據聞四日天津的小報上還有一段被劫的事，不但騎自行車的要提防，就連那坐汽車的也怕發生意外。何以見得？且聽我慢慢講來。同學中有因為土多，所以就把手巾拍圍住了嘴。照這樣辦的，是有六七個人，那不圍的也都用一塊白手巾圍住了領子，為的是免得沙土飛入。後來有一輛汽車鳴鑼的從後方開來，我們就分站在這的兩旁。那汽車上坐的只是一個開汽車的外國人。他過我們眼睛的時候，一隻手扶着機器，一隻手拿着手鎗，彷彿好像是疑惑我們是一羣頭戴白巾外國式的強盜。汽車倏然的過去，我們看見那外人的情形自己覺得可氣，但是同時又覺得外人在這京津的大路上帶手鎗以防不虞，却是中國人的羞耻，所以又覺得可愧！

我們的隊長照警司令，隊員也按次序行走。但是不久又發現了一件趣事。原來我們是計程行路，疲則息，飢可食。所以大家也都不十分着急。後來有一位同學他總忙着忙催着我們快快的到北京，或是在我們剛剛吃完東西，或是在我們方才休息五分鐘，他就一次二次的下動員令。同學都很奇怪，為什麼他這樣催迫？最後才發現出來，原來這位先生在北京有個「什麼人」等候他（良鏗君的「什麼人」不在北京而在天津——奇）

路上談談笑笑，說說開開經過河西塢、安平碼頭、張家灣及通州等處。到六點多鐘居然到了北京齊化門。我們在門前不遠的茶館喝了幾杯茶，做一個小小的休息，然後又駕上自行車直到了東四牌樓，各自分散。到這時我們底目的——由天津沿着汽車道赴北京——才算達到。我們的精神覺得非常痛快，雖然我們的身體覺得稍微有些疲乏。

前天從北京回來，王君再三向我索稿，但時間倉促，不及修辭詳述，所以就拉雜的寫了這篇。不盡的地方，還希望同行諸同學的補綴。

十四、四、十二

校聞

主任赴歐

教務主任凌濟東博士赴歐調查教育，並代表中國出席萬國教育會。已於四月十四日乘輪赴滬，不日放洋云。

代表主任

教務主任凌濟東博士赴歐。主任一席暫由理主任邱宗岳先生代理。凌先生約須一年返國云。

全體集會

校長於四月十六日下午一時召集全體會，報告主任赴歐教務主任一席暫由邱宗岳先生代理。繼邱先生演說大政方針，略謂諸君有何建議請逕向我接洽。教務一切公開云。校長又報告今年財政計畫，並鼓勵同學練習體育。

以待來年加入運動大會云云。

預誌歡送畢業同學大會

四年級同學畢業在即，行將離校，吾人同學數載，驟爾分離，頗有依不捨之概。科長聯席會議亦屢得同學建議歡送。遂於四月十六日召集會議，一致議決歡送。開歡送大會。內宴有四師探母，舊劇豐富，茶點校長笑話，相聲等等。每人會費四角，由各級級長收。並邀請教職員加入歡送。日期定為五月一日。惟聞四年級同學以該班定於五月二三日開幕捐會，要求提前舉行。日期或將有所更改云云。

預祝勝利

華北六大學國語演說競賽於今晚在北大第三院大禮堂舉行。吾校代表吳作民君已於昨偕同查良鑑君及徐叔讓先生搭二等客車赴京。吳君預備充足，詞意新穎。題為「社會主義與現在的中國」。吳君此去當能獨奪錦標也。

選手赴魯

本校加入華北運動會田徑賽選手已於本星期二日赴濟南加入比賽。同學靜候凱旋可也。

衛生股

前週衛生股股員由總務部召集會議，選舉股長。張君錫羊當選為股長云。

遊藝股

學生會總務部於昨日（十四日）下午三時半在秀山堂一〇八講室開遊藝股首次會並選舉職員。開選舉結果陸鍾元、呂彭年、劉友燮、三君當選為新劇系幹事。李植仁、馬怡、綸、張志青、三君當選為舊劇系幹事。卜學錦、王端、謝雨女士當選為遊戲系幹事。吳貴忠、盧思、二君當選為音樂系幹事。吳世彥、邵鐵漢、二君當選為雜技系幹事云。

歡送主任

南大週刊 校聞

本星期二晚八時，學生會總務部及班長連席會在秀山堂

一〇八開歡送凌鴻東先生大會。王君慎明主席。主席致開會辭略謂：凌先生在南開辦事數年，師生感情頗為融洽。此次離校，我們本擬開一全體大會歡送，惟以吾人得此消息太遲，倉卒之間不能召集全體大會，祇得由學生會總務部及班長聯席會議開一歡送會云云。次由李頤君致歡送辭略謂：吾人均知凌先生為心理學家，故者仍作捧場之語，必遭譏破。兄弟今晚祇能以極誠懇之態度說幾句實話。凌先生為南開創辦之人，服務南開數載於茲，一旦別離，自為深覺淒涼。惟兄弟閱報知凌先生此次西行一方面為考查歐美教育，一方面代表中國出席萬國教育會。吾人回視中國在此教育不發達之時，中國自身除貴族式之教育實無教育可言。即就南開而言，應改良之處亦多。凌先生此去極時，不惟對於南開將來多所改良，對於中國教育前途亦能有

相當之貢獻云

等由凌主任致答辭演說極長略謂吾此次赴歐有三個目的第一是觀察大戰後歐洲的教育所恢復很快的原因看看有沒有可用於中國教育上的地方第二去調查英法德等國的著名大學之情形擬於每大學留住一二月以便詳細觀察第三到麥俄國調查鄉村教育的情形凌先生把他細說的目的說完後繼續說他的臨別贈言第一是說我們應當愛學校第二是說我們應當死念書以求根本學識第三是說我們應當養成好習慣以與社會奮鬥末謂吾去後主任一席曾由邱宗岳先生代理邱先生品學兼優定能比我辦理更好又謂此次離校對於學校任何方面均無如何的影響因為已請相當的人負責但是兄弟實在是對不起今年畢業諸位同學因為雖然相聚數年而吾不能親送他們到那一個新環境裏去尚請在座諸君將吾今晚所說傳

建委體同學是為至感凌先生說畢由陸鍾元君說笑話查陸君作游戲散會時已九時矣

附錄

衛生股職員

股長 張錫羊

股員 邵鐵驥 申郁文 李丙炎 敖世珍

章元美 褚保華 王守聰 賀益堉 王國萬

李世珍 劉重博 高經彬 談希曾 李良慶

王乃寬 王葆華 顧如 吳家瑞 吳竹修

游藝股股員

陶云遠 陳同度 鄧毓鼎 何其信 王啓浩

張宗漢 陸沅 李家驊 凌學洵 賈維藩

傅文謨 袁作霖 張兆泰 敖世珍 鄭文翔

唐倫 蔣安全 尹賢容 朱世斌 何其誠

華俊明 張輔林 孟欽南 周鑾 單任鈞

朱德培 柴會植 樂鵬 范士奎 孫家玉

王淑明 李維奎 高士圻 周啟源 孫毓梓

周藩蔚 劉寶貴

附大遺列 附錄